**我看鲁迅**

|  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3 |  |  |  |  |
|  | 1 |
|  | 2 |  |  |  |
|  | 3 |  |  |  |
|  |  |  |  |  |

如果我从未见过鲁迅先生的肖像，如果我从未听过他人对先生外贸的描述，仅仅读其诗而知其人，我会给鲁迅先生画怎样的肖像呢？首先，他有粗硬的黑发，但绝不会如史记所载蔺相如的头发那样能够怒发冲冠；往下是浓黑的眉，像行书的一横；双眼是单眼皮，眼神锐利，却有充满温情的笑纹；嘴唇一定是厚厚的，很暗的红色，满是纹缕，习惯性的抿起。

为鲁迅画像，我的内心是相当矛盾的。我想把他画成一个钢铁般的人物，刀削般的面颊，甚至连须发都要是刚硬的；同时，我又想把他勾勒成一个慈眉善目的长者。于是就有了上面那一幅画像。画出来却不禁莞尔，这样严肃而又温情的肖像，恰合先生那一句：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鲁迅先生，为自己画了最好的肖像。矛盾而又和谐，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却都是出于对民族的忧与爱。

严肃而又温情似乎是人们对鲁迅先生的总体印象，在我看来，这只是先生的骨，真正的先生绝不是这么干瘪的，他是有血有肉和我们一样的一个人。他有着在呐喊自序中坦言的逃避与怯懦，只想着：“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它春夏与秋冬”，有着《新生》杂志停刊后的迷惘与无措，有着装上假辫子与朱安完婚的屈服与顺从。鲁迅先生像每一个人一样，面对着时代残忍的死寂与变革而无所适从。然而鲁迅之所以为鲁迅，而不是二十世纪其他许许多多的蒙昧大众，在于他的勇敢与执着。“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”，想到先生的事迹，我还想加上一句：真的勇士敢于接受自身的软弱与人生的无奈。因着这样的勇敢与执着，先生能够在其他人为自己的无力改变命运而日渐沉堕的时候，仍未能忘怀自己当日的寂寞，慰藉在寂寞里驱驰的勇士。人生无力，命运无常，有许多事明知无法靠一己之力扭转，却有人依然为之奋斗。知其不可而为之，正是这种精神，铸就英雄与勇士。

四年级看了《呐喊》的青少版，为《药》里的人血馒头膈应很久，心口仿佛被上个世纪浓厚压抑的乌云堵住，明明只是白纸黑字，却仿佛要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翻开鲁迅的书，进入高中却是“躲不过”了，《呐喊》成为高考附加题考试书目，这下不得不看了时隔五年，再次翻开呐喊，那股压抑感依旧，满面依旧是昏黑的天，厚重的云，麻木的人，却也发现了夏瑜坟头那一圈红白的花，虽然微小，却如一束跳动地火，在黑夜里燃烧着，燃烧着，似乎要烧毁所有的黑暗，灼痛所有在铁屋子里沉睡的人。虽然鲁迅先生自称加上那一圈红白的花是为了“听将令”，私以为先生的内心也想着留下些许希望，即使他的使命是揭露这世界的荒诞与麻木，将血淋淋的现实写给人看，让每一个看到的人不痛快，才会想着要去改变。犹记得曾经捧着薄薄的一本呐喊，逐字逐句阅读，整理出自己的备考笔记。虽然是为了备考才再次翻开《呐喊》，但在阅读的过程中并不是只为了考试，抛开年幼时的芥蒂，我开始真正阅读《呐喊》，真正开始想读懂鲁迅先生。

阅读每一本书，无论是散文，诗歌，小说还是杂文，我总是试着透过文字去了解作者，如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”读《呐喊》，我不再主要从语言，文风，写作背景等等角度去了解鲁迅先生，我开始在小说中寻找一个独特的人物，一个安放着作者双眼与内心的人物，一个作者无意识间透露内心的人物，甚至是那些不愿让人窥视的隐秘。例如《狂人日记》里面的那个狂人，他的无畏和沉痛的爱正是鲁迅的写照。然而，这样一个人物不全是鲁迅，能代表鲁迅的只有其某一个特质，甚至是一个微小的细节。狂人的那种妄想与神经质并不是鲁迅，只是鲁迅为了主题表达和艺术氛围所构造的。再如《兔与猫》中的迅哥儿，疾恶如仇，痛恨一切黑恶势力。有趣的是，在有些篇目中，我们不再能轻易找到先生的“替身”，例如《端午节》。先生是谁呢？军阀？官僚？教师？青年学生？方玄绰？总不会是方妻吧。在这篇小说里，鲁迅先生似乎把自己放在了上帝视角，俯视着世间苟且。我感到一丝疑惑，我理解中的先生并非如此冷漠。再怎么怒其不争，也免不了哀其不幸，这样想着，我在每个人物，每个群体的身上都看到了鲁迅的影子。在抄古碑的那些日子里，有一刻先生也曾自欺着差不多，从江南水师学堂到日本，先生的角色也几经转换，有像书中青年学生一样被愤怒引爆一腔热血，为徐锡麟拍案而起。在先生的书中，只有正面与负面形象，从来没有绝对正面形象。对革命英雄夏瑜，鲁迅先生也毫不遮掩自己的哀责与惋惜，叹其不明真正的革命不懂得去发动群众。对于那些麻木的看客，帮凶，先生也从不吝惜内心的同情。字字尖锐犀利，却是掩不住的同情。

阿道而诺曾说：“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都是野蛮的”。而鲁迅，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子夜之时依旧写诗。然而这诗，不是风花雪月，不是儿女情长，而是一种忏悔。在《野草》里充满了原罪意识，与《狂人日记》中“我也吃过人”的意识不谋而合。厌恶旧的营垒并决绝地走出，同时否认至善至美的黄金时代，即使有，也不觉得自己属于这样的时代，两个世界都不再接纳自己，成为旧世界的牺牲品，历史的中间物。这样的鲁迅，悲壮地勇敢。然而，鲁迅绝不是沉堕的。悲壮是外人眼里的悲壮，鲁迅心怀的只有勇敢。勇敢到在无边的黑夜里，拆下肋骨当火把，前行。

一个民族的受难者，举起时代的全部重任，掷入自己的胸渊。

这样看来，鲁迅，堪为民族魂。